

收穫與播種 逾譯斷章 III

(98)

打點花園以及與之相關的所有活動，都和我內在的兩種強烈的渴望或者說傾向相呼應：其中之一推動著我去做那一天天一點點看到事物從我手中生成的活動（與打點花園相比，散步就不是這種活動，舉重則離得更遠...）；另一個推動著我去做那每時每刻我都能從與實物的接觸中學習的活動。我似乎最傾向於通過自己“做”事學習--而這“事”也在我手中點點成形、變幻...

(99)

但我記得，在我的早年數學生涯中，我能感受到一種持久的沈滯感，重力感，它需要我通過頑強的努力克服，而克服後則留下疲憊。那主要在我生涯中一段沒有足夠，甚或恰當研究工具的時期；也包含之後我需要或多或少痛苦地獲取工具的時期。那時我需要獲取幾乎各個方面的[tous azimuts]工具，因為我的同行（主要是Bourbaki團體）經常要用到，雖然它們存在的意義我當時並不能看得清楚，有些甚至多年之後仍然如此。...這段時間主要在1945到1955年，是我的泛函分析時期。...

...特別在1955年之後，我常常有一種“飛翔”的感覺--我通過與自己遊戲做數學，彷彿無需一絲一毫的努力--正像我曾羨慕的一些前輩一樣：他們幾乎像奇蹟般游刃有餘，我看著他們，覺得那完全超過了普通而滯重的我！如今，我覺得，這種“游刃有餘”其實並非超長天賦的特權（這種超長天賦我在某些人中見到過，當時我覺得我完全不具備這種“天賦”），而是在對某個事物（例如數學）的熱烈興趣和或長或短的對它的熟習二者結合之中自然產生的果實。如果要說“天賦”在這游刃有餘的產生中確實起到作用的話，那無疑是在時間層面，也就是，熟習一項事物並達到游刃有餘所需要的時間因人而異，或長或短（或者，同一個人在不同情況下也不同...）。

於是，時間流逝，一年年過去，我愈發能感受到我在做數學時的“游刃有餘”--彷彿事物召喚著希望將它自己呈現給我們，而我們祇要願意去看，去稍稍觀察一番。這非關技術能力--因為顯然地，在此方面現在的我已遠不如1970年，我“退出數學”的那年：從那時起，我得以忘掉我所學習到的，我祇零零星星地“做數學”，獨自地，採取的態度、考慮的主題都與往昔十分不同（至少初看起來）。我並非是說我祇需認定一個著名的問題（例如費馬，黎曼，或龐加萊），然後一年兩年甚至三年內徑直找到通向解答的路！我所說的游刃有餘，並非跳出來讓我們達到一個確定的目標：證明猜想或給出反例...相反，它讓我們躍入未知，向一個我們的模糊本能感知到將有豐厚果實的方向，同時又有一種親密的從不被拒絕的確定感，每一天每個小時，我們的航程都將帶給我們對新的知識的收穫。明天的，甚至今天下一個小時的，新知將是什麼，我們都一定能感知--且正是這種“預見”（雖然每時每刻都不足夠）和它帶來的焦切感一直推使我們前進，我們在找尋的事物也不斷將我們拉入其中。而我們最後發現的，它的滋味、它的豐富程度，總會超過預先所感知到的。這發現又轉而立刻變成指向嶄新感知的出發點和材料本身，讓我們再次躍進對新的渴求被知的未知的追尋。在這發現事物的遊戲中，我們前進的方向在時時刻刻都是知曉的，但目標被忘卻了（如果我們出發時真的有某種想要達到的目標的話）。這“目標”其實是一個出發點，一個雄心或者無知的產物；它促動了“老大[patron]”，設定了一個初始方向，啟動了這遊戲，而在遊戲中，並無“目標”的位置。如果這航程並非一日兩日，而是長久持續，那麼，它在許

多天許多月中將展現給我們的，它在紛至的未知冒險中最終將帶領我們到達的，對航行者來說完全是謎，這謎是那樣遙遠，那樣不可及，航行者已不在乎！如果他間或眺望地平線，目的並非預見何時到達終點，那是不可能的，根據他的意志決定這終點則更加不可能，他為的是體感此刻所處的位置，是在那可能的一切繼續航程的方向中，選出他此刻覺得最為焦切的那一個...

(101)

當我說到“一種強烈而持久的專注”時，我意指一種醒的注視，一種全新的注視，不被習慣思維或者如前單般的“知識”所束縛的注視。如果，不論如何，我們能對事物投以這醒的、專注的視線，那麼，這些事物將彷彿在我們眼前變幻：在那我們以尋常的“專注”看來似乎平坦無聊光滑的事物表面背後，我們突然看到一種意料之外的深度，它開啟，它生命。事物的這種深層生命從未等待我們去發現--它一直在那裡，它是事物的隱秘本真，對數學事物是這樣，對花園草坪是這樣，甚至對那時或作用在你我身上的超自然力量也是這樣。

(102)

【關於“閱讀假裝不說出真正想表達的信息的藝術”】

無須說明的是，如果（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是這樣）你願意字面理解一切聽到的看到的消息，而不去找尋、去看任何事物任何人的表達中所包含的任何其他意味的話，就根本沒有“如何”運用這種“藝術”的問題。但，如果不可否認地你感受到某個陳述、演說、敘述，有些“不對頭”，好像有點老鼠味，某些不該被說出的東西“溜走”了，那麼這問題就會產生。有時候這就僅僅是一種細微的感覺，簡單卻令人不安，好像些許不協調，些許荒謬；有時這感覺則異常明顯卻又難以捉摸，彷彿逃脫一切描述，幾乎讓人精神恍惚。於我而言，這種情況常常伴隨強烈的不安--一種瞬間湧入的不安，之前從未知覺，模糊，而瞬間又被一種暴烈煩悶的憤怒衝蓋。每次當這難以接受的、不可理喻的、沉重而壓迫的荒謬湧入我的生命時，我就感到我關於世界和自己的安寧視線在根本上被震動著！直到我發現了“沈思 [meditation]”，那之後一種無畏而進取的好奇心消散而取代了這憤怒與不安的浪...

...

...對我來說，工作時思維的韻律（不論是數學工作或其他工作，如“沈思”）常常（如果不是一直）就是我手書寫的韻律，而非眼睛閱讀的韻律。而寫下的（或打字機的）字跡，伴隨著思維不緊不慢前進的韻律，是我思維必不可少的支持--既有那“聲音”，又有那“記憶”。我也猜想，對其他“智力工作者”來說，應該或多或少（可能是或少）也是這樣。

(103)

規則和標準代表一種方法，作為科學技術知識發展過程中發現和整合的工具，它有它的用處與重要性（不過，這用處與重要性常常被高估，以至於掩蓋了其它完全不同的因素與力量），在任何知道如何做的事情中都是這樣，例如開車修車等等。但另一方面，在對自我和他人認知與發現的層面上，方法所扮

演的角色則是完全次要，附屬的：它像一個“管家”，本質性的東西出現時，它自然就會在那裡。被一種方法激勵，或者從一種方法出發，甚或頑固地堅守一種方法，根本不可能促使這本質性東西出現--正相反！

...

...也有人站在未知面前，如面對大海的赤裸的孩童。當這孩子意欲去了解大海，他走進它，感受它，了解它--不論大海溫暖抑或涼寒，平緩抑或躁動。那被未知事物吸引而出發去理解的人，總會或深或淺地了解這事物。不論是否有漁網，他將發現真理，或至少一些真理。所犯的錯或他所發現的成為一步步腳印存在於他的旅程之中，存在於他的與他意欲了解的事物的韻事之中。

...

而在這旅程中，我們很容易辨識出這一個個前進的階段，一步步迷惑的消解...在數學發現的路程抑或對自我與他人發現的旅程中，這種逐漸知曉的感覺一點點深入（甚至有時是通過錯誤的累積，然後又耐心地不懈地更正）--這感覺在兩種發現中都不可否認地清晰顯現。

這種確信--這是內部狀態的一面，另一面是一種對懷疑的開放態度：一種好奇心，排除一切對犯錯的懼怕，它促使我們不斷發現並改正錯誤。這雙重基石的關鍵，以及這對迎接懷疑做出發現所不可缺少的信仰的關鍵，就在於對研究將會“帶出”的事物的一切懼怕（表面的、隱藏的）的消除--例如懼怕我們將要發掘的真實將擾亂我們擁有的確定性或所相信事物，將澆滅希望。這種懼怕會從深層次上麻痺我們的創造感官，麻痺我們更新的力量。我們可以在痛苦和悲傷中發現和更新自我，但在對將被發現將要出生的事物的懼怕中，這是不可能的。（正如一個男人在懼怕一個女人或者懼怕那將他帶入她的行為的時刻，不可能知曉這個女人，不可能使她受孕。）這種懼怕或許在科學研究或者其他任何不深入涉及自我的研究中是少見的，但，在我們對自我和他人的發現中，它會是一個極大的絆腳石。

...“大小”的發現就如接連的層級，逐漸化作進展，想接連的我們必須跨過的門檻。進展不是其他而正是這種一步步對門檻的跨越，一步步不斷上升的層級。

這種“感覺”，或者應該說，這種反應進展過程的感知，是個無疑的不可出錯的“判斷標準”--它從未誤導過我，不論是在數學或是沈思中，我從未在反思中發現這感覺是虛幻的。它常常引導我不帶任何疑慮地分辨正確與錯誤，分辨出錯誤中的正確，或者所謂的正確中的錯誤。最重要的是，它是任何真正研究中不可更替的嚮導--他時刻願意提醒我們（如果我們願意向他諮詢）是否偏離了路線，抑或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在我看來，願意聽尋這位可靠的嚮導，正對應與我在別處所說的“嚴求”。我認為這嚴求與數學研究或者自我認識的要求沒有本質差別，它不可或缺。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祇要在智力工作中有這種嚴求，就一定確保在對自我和他人的認知中也擁有這種嚴求。事實上，正相反。...

...我們看到某種價值在這些文本中被主張著。在關於Deligne證明的Weil猜想的描述中，被強調的是其“困難(*)”--而非它的美它的簡潔以及它在被Weil提出的那一刻所開拓的廣大視野。還有從這視野中生長出的果實，即使僅僅是一瞥，即使那時猜想遠未被證明，而在這漫長旅程的最後一步被越出後，從前僅能隱約看到的果實也紛然掉落。正是這種美，這種猜想的遠非尋常的內部協調性，以及它所揭示的事物間從前未曾想像的聯繫，讓這些猜想成為兩代幾何學家算術學家的無比強大而豐厚的靈感之源。我工作中最深刻的部分（既包含那“完全完成了的部分”，也包含“motif的夢”）就由它們直接激發（在Serre的引導下--他總是知道如何抓住並表達出猜想所展開的視野中的全部力量）。沒有這些猜想，就沒有l-adic上同調，甚至也不會有topos的語言。我要說，我正是在這些“Weil猜想”中第一次看到了（代數）幾何、拓撲和算術的“廣大的統一視野”的輪廓，我為它震動，我過去十五年中就在努力發展這種視野。視野漸漸變得寬闊而成熟，在這過程中，是這視野本身以及它所引導我一點點理解的從前隱藏著的事物向我輕輕道出一步步該走的路，而在路的盡頭，我“採摘”那自然呈現的結果。Weil猜想證明的最後一步僅僅是這漫長而迷人旅程中的一步，這旅程從我生命之前我所不知的時刻開始，直到我生命之後也不會止息！

(*) ...一個猜想的“困難”祇有在它被證明後才能真正被感知--與此相對，我們能在最開始就感受到的是它的豐厚性，這種豐厚性也常常在猜想所激發的工作中客觀展現，即使沒有達到最後的證明。“偉大”的猜想區別於普通猜想的，並非它們的“困難”（困難是未知的--假設這個詞確實有意義...），而是它們的豐厚性。順便指出，“豐厚性”是典型的事物的“陰”性或者說女性一面，而“困難”則是典型的“陽”性或者說男性價值。

(107)

...我的父母，他們每一位，都完全地接受完整的我：我“強勢”的，“男性”的一面，以及我“女性”的一面。

...

換句話說：在我生命開頭的五年中，我從未因為我是誰而羞恥，不論對於我的身體，它的機能，抑或我的慾望衝動，我的性格傾向，我的行為。我從未需要為了被周圍的人接受為了與他們和平地生活在一起而否認我自己的任何部分。

...

我覺得，在每一個存在體與每一件事物中，在那它內部不可分解的波動著的使它成為它自己的陰與陽的聯姻中--而精細的平衡顯現著這個存在或這件事物體內生長著的深刻的美與和諧--在這陰陽的親密聯合中，常有（或許總有）一個或陰或陽的背景音，一個“主音”。

(109)

...在四個小時中，我深入這個經歷、這個夢與寓言的意義，我通過了一層層愈發灼燒的內涵，最終到達了它所傳遞的信息的核心，它的簡單而明晰的意義。

那時刻並無突然獲得“智識”理解的咔嚓聲，也並非如在黑暗或昏暝中突然出現的光亮。它更像是一種深刻的海浪，從我內部出生，突然湧便全身，那巨大的水體帶給我一種之前一直未能看清的感覺：我，在此刻，發現了一位親切而寶貴的，我自童年始便失去的存在體[☒tre]...

在這時刻我經驗到一次誕生，一種深刻的更新。這感覺在那天強烈地持續著，後幾天中仍然如此。回看這八年前的經歷，那時刻如今對我來說仍然是我生命中一個關鍵的創造性時刻，也是我精神旅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

(110)

對愛的潛意識體驗中有著豐富的原始衝動，其中最有力的是那對母親的回歸。這種原始衝動存在於愛之體驗的最深層次中，男人女人都是。對女人而言，對二人關係中對這種衝動的滿足的反抗相比於男人尤其強大，因為男人所遇到的關鍵禁忌祇有一個，而女人有兩個。而不論男女，一般經驗中對這種衝動的滿足多多少少總是符號化的，並且總是意識所看不見的。當這種原初衝動與經驗從最深層上升進入白日，進入意識的注視之中時，這經驗就立刻被轉化而獲得新的維度。同時伴隨的，是一種巨大能量的釋放，這能量從前被限制機制以及由此衍生的任務壓迫、束縛。結果便是情慾衝動的立刻釋放，表現為愛之體驗的全新的強度和豐滿。

...

我所說的接受，根植於一種對所“接受”事物的興趣，不論這事物是關於自己抑或他人。...我幾乎要乘著這勢頭說，（真正的！）接受和這興趣、好奇，是純粹而簡單的一體。不過，當我更多地考慮後，我意識到，還有另一種接受的方式，它有著比我平常所習慣的更完全的陰性特質。它是一種對所接受事物的歡迎，而非一種去探索它的衝動。...興趣的衝動和歡迎的態度都可以構成我們接受他人或自己的背景音。通於二者的是共情。這也是愛的形式之一。如果這裡有什麼要說明的話，那就是，接受是愛的一種形式。對自己的愛，對他人的愛，都不可分解地互相聯繫著...

...

這幾乎萬有性的力量，它不停地催動我們去尋求他人的讚許（即使僅僅是一個人的...），尋求對我們所信為真的正確性的確認，這力量深深根植於人的自我之中。它終於釋放了我。這是個巨大的解脫，一種龐大的能量耗散的終結。...能去了解我們從他人處獲得的關於自己的回音，無須勉強且不會被對讚許與確認的欲求所羈絆--也就是說，真正“自它中解脫”。正是這種需要或欲求構成了那“鉤子”，隱秘而如鐵堅固的鉤子，而衝突就是靠它“鉤”在我們身上，我們因之（不論我們喜不喜歡，知不知道）處於對他人的依賴之下，依賴他們的善意合作--它“阻滯”了我們，任意地（漫不經心地）操縱著我們...

...

邏輯上說，對他人的接受也應該包含對他們看事物方式的接受，不論在我們看來是對是錯，甚至對他們（以及我們自己...）看待我們珍貴本人的方式也同樣如此。這恰恰是此事的關鍵--對他人的接受的關鍵，正是這一點，而非對那些不直接牽涉到我們自身的普通而多多少少有些尷尬的“不足”的接受。許多時候，如果我們拒絕這些他人中的“不足”，首要原因是，我們覺得自己被它們直接地挑戰了，因為我們面對了一種我們看來（不論對錯）與自己對立的存在方式。換句話說，是因為我們內部的不安定感，它顯現為虛榮性的反應（表面的，隱藏的），這是我們接受他人時的巨大障礙。而這深植內部的由虛榮行為填充的不安定感，在我看來不可分解地聯繫著我們對自身的不接受，彷彿後者不可分離的影子。

因此，對自我的完全接受是打開自己接受他人的關鍵所在。我剛剛感受到的聯繫，則連結了另一個深層聯繫，我已長久地或許縱貫一生地知曉這後者：那就是，對自己的愛是對他人的愛的寧靜而強力的核心。

（112）

關於伴侶之間的敵意自然有許多可說...許多人認為，社會的結構反映、承迎了男性相對於女性的佔優，而這社會結構造成了這種敵意。他們當然是有道理的--而且我猜想，在一個明顯的母系社會中，一定有類似的敵意存在，它應多多少少以相對稱的方式呈顯。我想補充的祇是，這種因果關係在我看來是間接的，它似乎藉由一個隱藏更深的因果關係發揮作用。我在今天的思考中已經提及過它。這更深層更本質的造成伴侶間分歧的原因，就是個體內部的分歧，女人男人都是如此。這是一種關於他/她自身欲求衝動（特別地，性方面的）和能力的分歧。我認為這是男人女人間敵意的真正根源，也是他們精神上互相依賴--也就是，內部自治的缺乏--的真正根源。

我們每個人內心的一種深密而隱蔽的認為自己僅僅是不完整的一半的確信構成了這種內部的分歧。這種確信之一，是這滿佈而潛藏的，從未被檢視過的分裂、折損感，而彷彿祇有另一個性別的伴侶才能將我們從這感受中解放，或者至少解放一段時間。

...

這種分裂感，這種對我們自身本真和我們那超越生理性別的統一性的無知--我們內部的這種分歧，在我看來是社會影響的結果。在嬰孩的至少最初歲月中，完全沒有這些痕跡。而這種影響根本不能被約化到對“男性的”的讚揚和對“女性的”的貶損，或者相反。因為，如果我能感受到且同時接受、被接受我自己中“男性的”和“女性的”方面，且同時，有一個隨著我的諸多方面一同變化著而不受限於生理器官所決定的性別（雖然這是重要的）的“背景音”--那麼，我所處環境中被讚揚的是“男性的”抑或“女性的”便根本不重要。並且，不論這讚揚是關於性別或其他，對一個不被（或者不太被）這種我所說的“分裂”感影響的人，一個有著自發的自我確信的人來說--這種確信應既非自大也非圖於表面，而是一種對自己本真的完整無損的感知的呈顯--這種“價值”或者由社會共識所帶來的（針對自己或他人的）特權的重要性都是次要的，幾乎是極細微的。

(113)

這偉大的回歸是“層層遞進”的，是在愛的遊戲中被釋放的，它在一次煙滅，一次存在的消亡，一次死亡中達到頂點獲得完成。要最充分地經歷愛，就是要經歷自己的死亡，彷彿一個回歸母體子宮的“反向出生”(*)。

(*)

並且，我確信，這陽性的愛之衝動的內涵在一切生物中都存在，甚至超越一切物種；它對應於宇宙的一切事物的同種深層演動：每一個創造過程（或“行為”）都是一次對陰和陽的擁抱，對“母親”和她的Eros之子的擁抱，回歸、沈浸。從這孩子的返回母親的“死亡”（或者說“反向誕生”）中，衍生出行為的果實--“作品”，彷彿來自充滿養料的母體。作品就是這“孩子”，這新事物的出現，它是“舊”事物通過死亡與更新催生的。在宇宙的維度中，性的原初衝動自太古起，遠在人類出現甚或（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出現在我們地球上之前，就存在著。

...

從這五年前對愛之行為的意義的反思中，我終於懂得，“死亡”與“生命”是同一對裡的妻與夫，生命永恆地從死亡中產生，又永恆地沈浸入死亡。或者說，生命永恆地沈浸入死亡，並藉此又永恆地從她，從那豐厚而滋養的母親中重生--而她自己則被她數不盡的孩子們向著她的永恆回歸所滋養，所更新。

而對人類，妻子丈夫男女戀人，當他們全全投入進那將之拉向彼此的衝動中時，就彷彿化成一個關於生與死無盡聯姻的寓言：每夜，愛後，男人沉入女人，而浸沒，而死亡，而藉此在他與她的擁抱與死亡中共同重生...

(114)

夢，而非任何其他事物，擁有讓那必須被隱藏的事物在我們體內共鳴的力量，那些事物被我們忽略，永恆沈默。或許祇有夢的語言，才有力量觸及這些隱蔽的樂弦，讓它們自行歌唱。而，當你讓它們歌唱，即便是在飛逝的一瞬中，即便它們唱出的是痛苦或沈重的歌，你也將突然感受到好似全新的輕盈--你被宏大的水體洗淨，那充盈的水彷彿湧遍你的整個存在，將一切思慮中盤結堅硬陳舊的事物溶解衝盡...

當詩人被歌曲觸動內心之水而慾與這樂弦共鳴時，他便本能地使用那夢的語言，這語言清澈而又充盈著神秘--一個圖像與寓言的語言，它表面的荒謬侵動理性，而它隱藏著的明晰則徑直通向它慾觸及的所在！

這裡，無需談及“死亡”，抑或任何它在清醒大腦中聯繫著的詞語。但，它一直在那裡，它迷霧般的面龐便是那愛者的面龐。那你早已離別的，熟睡而遙遠的，又同時那樣接近的愛者--雪，玫瑰，落入雪又生於雪...這吸引你進入她的力量彷彿深邃而強大的浪，它自她來，它召喚著，吸引著你返入她。這召喚伴隨刺心的苦痛，這回歸伴隨喜悅，它歌唱，聲調低沈。喜悅與苦痛是同一的，它們就是以不可抗拒的誕生之力帶領你進入那愛者的浪。

也根本無須提及--即便祇用一詞--對那孩子的期盼和期慾的上湧--那孩子，那愛者所召喚著的“孩童”。祇需讓夢去訴說她，那熟睡在她父親花園裡，夢著雪而醒見玫瑰的她，這已足夠喚醒你體內那長久遺忘的浪，它回應著她的企盼，而她夢，醒，召喚，等待...

(114')

無疑，這“深植的感知”從深處不知名的放逐的所在自體內升起，而獲得充分自覺並強力滲透進他與死和生關係的人，我一定不是第一個。但我覺得，對這種自覺性的感知的書寫和出版物一定很少。到現在為止我所見的，祇有老子的《道德經》中的三四個小節(*)。

(*)

我在1978年晚期讀到這些《道德經》中的段落。那是對我所強烈感受到的（一些是很久便感受到了，另一些是那最近才感受到的...）東西的令我震撼且完全出乎意料的確認。這次“遭遇”給了我極大的喜悅，一次無聲的歡呼。這喜悅，這歡呼在之後的六七個月中催生了我《亂倫頌歌[Eloge de l'Incest]》的寫作。寫作的念頭在這次遭遇的幾天或幾週後產生。在更平緩低穩的層面上，我在過去幾天中也感受到了一種類似的喜悅。這是在我“認識”到那激勵了那位（已經死去幾個世紀的）無名詩人的情緒時所感受到的，這情緒讓他歌唱落入雪的玫瑰--它們從“純粹空無，純粹虛空”中難以置信地奇蹟般地誕生；或者說，我是在通過在我自身的隱秘體驗中重新發現那相同情緒時感受到那喜悅的，而同一情緒，就代表了同一感知。這同一種感知在《道德經》中也能找到，它們渡過了四千多年--不同的是，在中文文本裡，這感知由更生動的語言所表達，這語言絕非僅僅是符號，也非夢的語言（夢的語言是深層心裡的秘密語言），而是一個高度覺醒的意識的語言。

我在《道德經》的幾小節中感受到的內涵顯然被我的五六種不同翻譯（法語，德語，英語）所丟失了。我並不驚訝。這消息，這對那超越千百年環境影響的深層理解的表達，祇能對小一部分人傳遞它的本真含義（這含義是超越那用以表達它的文字和圖像的），而那些人要麼已通過對他們經驗的吸收感知到了這含義，要麼著吸收的過程正在進行，行將完成...

...

有些人在那有著對隱藏的真實的生動而精微體察，有著無關於一切“潮流”的精細表達的地方竟會感受到某種老套甚至荒謬感。一種“好品味”的共識協助了一切內部阻滯，這種阻滯自動地阻擋了任何生動真實的情感迸發，祇要它們撼動熟悉的常態，不論喜悅或是悲傷，快樂抑或煎熬。

(116)

因為我們個體的一整“面”都被我們周圍的人視為“不可接受”而拒絕，這些周圍的人，首先就是我們的父母，是他們設置了基調（或者是那些取代了他們位置的人，如果沒有父母的話）--正是通過這種不接受，衝突生長進我們內部。這衝突，這我們內部的分歧，恰恰就是我們與自己被他人否認了的部分的斷絕--與我們完整本真的斷絕。這斷絕是我們為了多多少少被周圍的人接受所付出，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而這“接受”事實上並非完全意義上對真實的我們的接受。毋寧說，它是一種回報，為了我們向某

些規範屈服，為了我們根據這規範遵從、模塑自身的回報--簡單說，就是為了對我們存在的依據自幼年始便被周圍人投射的形象的變形、侵截的回報。

(118)

在他的寫作中完全看不出，在遙遠的日子裡，這視野是從一個人中誕生的--一個像你我一樣的人，網在現成思想與從未被發現的矛盾之中的人；完全看不出，這視野是在緊張而時或痛苦的抵抗著巨大慣性力量之流的工作過程中從謬誤中分離出來的；完全看不出，這工作的各個階段，或者說“關卡”，在勞作中跨越，包含了這麼多未曾預料的發現，而它們中的每一個，都推翻了一整套根深蒂固的由模仿與重複的萬有機制驅動著無盡傳播的思想。

(119)

特別在經歷過戰爭與集中營，看到幾乎蔑視甚至是最原初的理性的歧視與偏見後，數學活動最讓我著迷的，便是它所給我的力量，通過簡單的證明，就能贏得即便是最保守者的支持，簡單來說就是，能強迫他人同意，不論他們的態度是好是壞--祇要他們像我一樣接受數學的“遊戲規則”。這些規則，自從我在1940年進入Mende的高中初次接觸學校數學開始（我當時在五六千米外的Rieucros集中營，但可以上高中），就彷彿被我本能地感受、知曉，好像我一直就感知著它們。毫無疑問地，我比我的老師更知曉這些規則，他們祇是毫無信念地背誦著當時的陳詞濫調，例如，“假設”和“公理”的區別是什麼，或者“三角形全等”的三種情況的“給定的證明”，他們覆述課本，就像第一次參加聖餐儀式的學生覆述祈禱書一樣。

五年後，被原子物理突然獲得的聲望吸引，我在Montpellier大學首先註冊入學的是物理系，心裡想著要進入物質結構和能量本質的奧秘。但我很快意識到，如果我想深入那奧秘，跟著大學課程是沒有用的，祇有通過用我自己的方式，獨自地工作，不管有沒有書本。因為我沒有這樣學習物理的天賦和器材，我打算將物理推遲到以後再說。我於是開始做數學，一邊“遠遠地”聽一些課，這些課根本不能讓我滿足，也不能帶給我教材中找不到的任何東西。不過我確實得通過考試...

(120)

當我想到“數學”，我當然不是指被稱為從古至今紀錄的、出版、預印本、手稿、信件等“數學”知識的全體。...談論“數學”，祇有在談論一種視野，一種理解時才有意義--而這些在本質上是個人，而非集體的。有多少數學家，就有多少“數學”，他們每一個都與數學有著個人的體驗，寬廣抑或狹窄，而這種體驗的果實之一就是他對“數學”的屬於他自己的不同程度的理解和視野。這有點像“那女人”，她可能僅以抽象的形式或空洞的公式出現，但總是有著深刻、強力、（至少對我來說）難以辯駁的“真實性”，而我們遇到或了解了的每個女人都是這真實的一個方面的具象與體現；而這同一個女人，在別人的經驗中，無疑又體現著真實的另一面。

知識可以催化感知，但我覺得，遠為常見的是，知識會在花蕾中扼殺開放的任何細微慾望--通過它的現成“答案”：這答案在花蕾中扼殺了（好）問題的開放...

令人驚奇的是，雖然“每個人都聽說過”一些情慾衝動在（例如藝術或科學的）創造力中扮演的角色，我所經歷過的任何時期的團體中從沒有過關於這一點的共識的任何跡象。但，許久以來就有許多讓我震驚的跡象引起我的注意。直到三年前，我生命中的強烈創造的時期，特別是自我更新的時期，總伴隨著一種同等強烈的情慾能量的湧動。不過，我的數學活動從未有顯意識層面的情慾圖像或聯想的伴隨。但我仍記得聽到一位同事的話時的不安感：那是五十年代一次Bourbaki小組活動，這位朋友告訴我，彷彿在說一件世界上最普通不過的事，他在數學工作中有一個古怪的特性：每當他完成一個困難的任務，便會感受到一種不可抗拒的（與自己或與他人）做愛的慾望--而他對完成的工作愈滿意，這種慾望就愈強烈。

（121）

但在那些年中（1945-48），通過我自己的方式，清我向我自己提出的問題的慾望是如此高漲，以至它除去了一切對過去或現在任何數學家的工作或個人存在與否的好奇。

（122）

因此，在直覺-邏輯對中，我立刻注意到，二者都強烈體現在我的數學工作中。這顯示為一種平衡與和諧，以及其他的類似方面。正如一切陰-陽對，對我（我的工作）而言，這兩個方面密不可分--理論的邏輯結構一步步發展，伴隨著一種對事物理解的深入，也就是，伴隨著一種愈發精細而完整的對這事物的直感的發展。也許我出版的作品中，因為要與數學家的正統手藝相符，對讀者而言最明顯、顯然的，是作品的陽性一面，是它“結構的”“邏輯的”或“方法的”一面。但，我很清楚，那引導、主導我工作的、我工作的靈魂和存在理由，其實是我在理解數學事物本真的工作過程中所形成的心理圖像。

當然，我一向盡我所能地試著用數學語言以最細緻的方式去描述這些圖像以及它們帶來的對事物的理解。在這賦予未成形以形態、賦予朦朧以清晰確定的持續努力中，數學工作的獨特動感得以體現（或許所有智力創造活動都是如此）--這是一個持續的對話，一邊是有形或無形的圖像，另一邊是賦予它形態的語言，而這語言又激發起新的，模糊或清晰的圖像，它深化前一個圖像，又召喚著新的能賦予它們形態的語言...並且，正是這無盡的工作，這通過語言盡其可能精確、完美地定義那起初彷彿不可定義的無形“預見”、模糊“感覺”的工作--這預見、感覺就好像迷霧中沈浸的圖像--...自我童年起直到如今，數學發現中最令我著迷的正是這工作。但，即便這裡的“努力”總是“語言”方面的，總是確切表達與結構方面的--而它們構成了數學方法的關鍵部分；即便（因為環境需要）祇有在這些方面才能看到一個數學文本中體現數學工作（或者至少，工作成果）的內容，對數學事物理解的靈魂，至少在我看來，並不在此，數學工作的生命力量與工作動機也不在此。我相信，在我的工作中，這種關係極少被反轉。我在工作中建立一種“形式[formalisme]”時所受的引導，完全，或者說最主要的，是數學的內在邏輯，是對和諧一致性的考量，或是對這個形式本身各種方面的考慮，而非那通過圖像--一種“幾何”直覺--顯露的內容[contenu]或內質[substance]。縱貫一生，對任何數學文本，不論它多麼簡單無邪，如果我不能通過我對數學事物的體驗賦予這文本以“意義”，或者說，如果這文本不能誘發我產生心裡圖像與直覺--而這種圖像與直覺給予文本生命，就像鮮活的肌肉與組織給予一個軀體以生命，否則僅是骨架一副--那麼我就根本無法閱讀這文本。這種閱讀文本的無能將我區別於我的大多數同事數學家，（我之前已經

提過)也正是這一點讓我在Bourbaki小組合作活動中難以融入,特別是集體閱讀的時候,我總是數小時地落在後面,而其他所有人都能輕易跟上。

...

例如說要證明一個還未證明的定理(對某些人來說數學工作全部化歸於此)。在我看來,有兩種極端辦法。其一是錘子鑿子的辦法,這時眼前的問題好像一個大堅果,堅硬而光滑,而我們需要進入其內部,進入那被外殼保護著的滋養肉體。辦法很簡單:把鑿子鋒利的一邊抵在殼上,然後用力敲打。如果需要的話,你在許多不同地方運用這辦法直到外殼裂開--成功了。在外殼有可供“抓住”的隆起突出的地方時,這種方法尤其有吸引力。有時候這種可抓的“尖端”顯然可見,有時候你得翻來覆去仔細觀察,直到找到進攻的方位。最困難的情況是,這外殼渾圓堅硬平整完美。不論你怎樣用力敲打,鑿子的邊緣總是滑落,根本不能傷害殼面--你漸漸勞累放棄。不過有時,通過肌肉和堅持,你最終也能成功。

讓我繼續用打開堅果的圖像來描述第二種辦法。對此,我能想到的第一個比喻是,你把堅果浸入一種安穩的液體,比如就是水,你時不時地揉搓以使液體更充分地侵浸,除此之外,你就祇等待。日日月月過去,外殼逐漸柔軟--時機成熟,用手輕輕觸碰便已足夠,外殼會像熟透的牛油果一樣打開!或者,你可以留待堅果在陽光雨水甚或冬日凍霜中成熟。時機到來,一個精緻嫩芽將從它的肉核中萌生,穿透堅殼,彷彿在與自己遊戲--外殼自行打開,為小芽生長。

幾個星期前,我想到另一個不同的圖像。我意欲知曉的未知事物呈現在我眼前如不願被穿透的廣闊延伸的土地或緊緻的泥灰。我們可以拿著鋤頭撬棍甚或風鑽對付它:這是第一個辦法,“鑿子”(或鑿子錘子)的辦法。第二個辦法,是海的辦法。大海激越無聲地延展,彷彿無物破裂萬物靜止,水體是那樣遙遠,遙遠得幾乎不可見...時間推移,大海漸漸環繞起這抗拒著的物質,它變成一座半島,一座島嶼,一座小島,然後最終,被海水淹沒,彷彿融解入這無邊無際的海...

...

至於我的數學工作的本能方法是否“有效”,也就是說,(根據現有的標準,特別是用以判斷起步數學家的標準,)我是否能夠解決暫時無人能回答的“未解決的問題”,我是無法事先知道的,我也不太擔心這點。我數學上的傾向,是去提出我自己的問題,而不是試圖解決別人提出的問題。而正是通過提出新的問題,新的觀念,或者新的視角甚至“世界”,我的數學工作才被證實是豐富多實的,甚至比給已被提出的問題帶來“解答”更為富有成果。這發現正確問題而非答案的強烈衝動,這發現正確觀念正確陳述而非證明的衝動,是我通向數學的方式的強烈的“陰性”特徵。

(123)

關鍵在於, Serre每次總能從一個陳述中強烈感受到它背後的深刻內質,而我一眼看到這陳述,恐怕祇會覺得不冷不熱, Serre還能將這種對豐富可感神秘內質的感受“傳遞”給我,這感受同時也是那去理解去穿透這內質的慾望。這或許是發現工作中最重要的時刻,“被激發[☒a fait tilt]”的這一刻,雖然

此時你絲毫不知如何掌握這未知，進入這未知。這是真正的“受孕”時刻--此刻，妊娠的發生成為可能，且若條件合適，就會發生...

如果說Serre在我的工作和數學工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話，我覺得，更主要的原因在於他使得這些關鍵時刻得以到來：這一刻火光點亮，穿透那模糊難睹的勞作。而他在恰當的時刻提供我我所不知的技術工具、我在自己的後期工作中借鑒了他的想法，這些都是次要的。

...

...在任何對未知事物的創造性的探求中，不論是數學或是其他：除了通過單各個體內部聯合而不可分的原初陰陽能量與衝動之外，我們不可能獲得發現，獲得對事物的感知，獲得更新。一個存在體或者一項工作的美，就在這陰陽的親密融合中--這精微而難以捉摸的品質，這通過獨特的和諧、滿足感向我們顯現的品質。這種品質體現在我所知的Serre的所有工作中，不論是我從與他交談中所知的，或是我從他的數學寫作中讀到的。除他之外，我極少見到其他數學家如此始終一貫、如此有力地在其工作中體現著這品質。

(124)

假若有一個橫縱我數學生命的“尋求”，一個從我十七歲（剛出高中）起延續至今的尋求，一個自伊始就標識著我全部（發表、未發表）工作的尋求，那便是統一--它貫穿了無窮變幻的數學事物與接近它們的無窮方式。探尋、發現這種超越多樣性的統一，這種超越近乎令人不安的豐茂的統一（而絲毫不侵截那豐茂），在不同與差別中辨識共同特質，深入類比與相似的根以發現它們深刻的親緣關係--這是我激情的所在，縱貫一生。正是事物的不同，表達出那無窮無盡難以捉摸的多樣性，它們終如枝幹與枝條，不斷分歧以至無窮，它們長於同一棵樹，枝葉廣袤，任一棵每一棵枝幹細條都指引我朝向它們共同的主幹。循著直覺本性，我的道同於水的道，永遠傾向於遞降，向著主幹，向著根。假若我習於在這道路上徘徊游移，那極少是於頂端探索樹葉細枝，而總是在那粗壯的分枝主幹主根之中，我慾熟稔它們的紋理，我慾沿循它的皮膚體感那湧動上升的豐盈的液（*）。

(*)

我想，我可以從這在多樣性中對統一的尋求裡，辨識出那標誌了我生命的三種激情--愛、沈思、數學--所共有的顯著特徵。甚或，這不僅僅是激情的特徵而直接構成了我理解實在的方式：我傾向於首先看到事物的共同特徵與親緣關係，並給予它們關注與重要性，而非看到事物的不同（但也從不試圖掩蓋不同）。

(127)

...另一面，為了獲得對正在進行的數學工作中的想法和結果的“新視角”，一種常用的能起到類似效果的工作方式是，根據此刻所有的理解用你看來最自然的順序“從頭”審視正在試圖發展的理論的概念和陳述。許多時候，這項工作雖然看起來好像完全乏味，卻能顯著深入你的理解。例如，它可能會因新順序的內在協調性要求揭示出新的概念、性質、關係等等，這些概念性質關係與之前的相比同等“自然”，但之前並未被看到。也有些時候，通過揭示出某些假設的偶然或人為特質，或是整個初始設置的狹隘

性，這“重述”的工作可以引出對初始目標的出人意料的拓寬，而這將給起初發展的理論以新的維度與廣度。

...

如果我所記憶的果真要用以加深那仍是殘缺的理解的話，那麼，我很清楚，這幾百頁的“題外話”於我而言是必須的。它們代表著收穫與播種所有思考中最深刻的部分。...不論怎樣，正如在我的數學工作中，我知道這幾百頁紙的每一頁，正如我現在所寫的收穫與播種的六百（多）頁的文本的每一頁，有著它獨特的位置、意義與作用，而我不能缺少它們中的任何一個（不論是否有讀者一直跟隨著！）。雖然追求的目標是遙遠的（如果還沒有被完全忘掉的話...），但這每一頁紙都給予我它獨有也祇有它才能帶給我的收穫。

（128）

在我昨天提到的那兩個時刻，我的內部都感受到一種“閃光”，它如此清晰如此強烈，以致我根本不覺得它需要被質疑--質疑它是否在向我揭示某種真實之物；或者它是否是完全主觀的，僅是因我想要應用某種我讚賞的心理學“理論”而簡單故意意願出來的產物--也就是，它不過是捕蝴蝶者恰好網到的“蝴蝶”罷了。要我質疑這種昭示，不論是在沈思中或是數學中或是其他，就是要我放棄我認知與發現的力量。我幸運地得以感知這種力量。如果要說我對一樣東西有完全的把握的話，那就是它。

...我昨天提到的那種對我們“認知與發現的力量”的無知覺，正是一種對我們內部統一性的無知覺，這統一性是“陰性的”與“陽性的”，“女性的”與“男性的”品質、能量、力量在我們存在中聯姻的果實。我們中“男性的”一面，單獨地並不能讓我們擁有感知與創造的力量，單獨“女性的”一面也不能。我們存在的做作羸弱的半邊並沒有感知和創造的力量，我們存在的整體、全部才擁有這種力量。存在整體有這力量，並非源於尋求或漫長的征程，它並非一種到來的力量，我們並非漸漸超過一種暫時性的無力而積聚“力量”；相反，這力量為我們自然擁有，它是我們所接受的禮物，自出生那天起（*）。

（*）

甚或遠在出生之前...

（130）

...強烈地，我感受到這到達任務終點的焦切，這指向那“關鍵”或“事物核心”的熱忱--它或遠或近，這不重要--“目標”牽引著我，把我投射向前，好像一隻奔向靶心的箭--正是這點在我看來是我個性中最強烈的“陽性”一面，它塑造了我在工作以外時間裡存在的方式。...

但工作本身裡，這種特徵好像幾乎消失了。...工作本身，是被勞作者引導的，他以他的韻律借助我的雙手工作，工作則是以與上面描述的完全不同的呼吸行進著。焦切的激情消散，代之以一種安寧，平靜與固執。不再是一隻箭，一隻加急衝向目標的箭，而是一道海浪，它極遠地伸展，行進向無人知曉的地方，那是脈動著的力量激發它帶領它的所向--一浪接一浪，再一浪...整個運動中不存在焦急迫切，每時

每刻每處它都被完全自治的方向帶領著引領著前進。每一刻都是發展，指向未知，“工作”在這脈動中點點向前，不見費力--也不見目的。在這裏，“目的”這個概念都彷彿出奇地荒謬--它不能被放置於何處呢？！目的消失了，正如那消失的箭。如果要說仍有一隻箭，它不是那奔射向靶心而撞毀於其中的震動的箭--而是，在這脈動著的首尾相接的層層波浪的每一處，都有著一種明確的搏動著的力，一個發展前進的方向，精確清晰如一隻不可見的橫傲的箭，它顯明這方向，這力，這脈動。

...

...我在這圖像中看出我的存在的自發脈動，那真正自發的，真正本真於我的--它來自那渴望知曉的孩子，那還未被自己的外部表現所憂被對長大的盼念所憂的孩子...

(131)

為何，在任何時代任何地域，“社會”都不能忍受組成它的人們是完整的存在體這個事實？完整的存在體，意思是，他對他的創造機能有著全部掌握，不會竭力壓制他之所是中那些被認為如此可恥（或可怖...）以至應被忽略，應被默認規定為不存在的部分...

對我來說這是關於存在的大謎團之一，甚或是最大的謎團（*）。

（*）

這完全是主觀的，它祇是反映了，在“關於存在的大謎團”中，這是我感受尤其強烈的一個，這種感受已經超越單純的智識上的好奇。這是其中唯一能激起我探索它感知它並弄清“最後結論”（在我有限的的能力範圍內）的那個。在數學中，也有同樣的區分。對一些未解問題，我“很能感覺到它”（對這些，我可以立即投入其中），對另一些，我雖然能在技術上“理解”它們，也能（膚淺地）感受到問題的延伸的範圍，但它們祇是讓我“不冷不熱”。黎曼猜想就屬於後者（這自然是因為我對解析數論的無知），“費馬大定理”直到幾年前也屬後者。我對“遠阿貝爾幾何”的思考讓我對費馬大定理的態度發生改變，雖然我對它所催生的工作的無知仍然與從前一樣巨大。

...

內心深處，我長久地知曉（我甚至說不出自何時起，雖然我很長時間裡都假裝忽略著它...），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它們存在的好的理由，甚至可以說，如果你理解事物的本質，那麼一切照它所是便都是好的。死亡以及死亡後的“來生”（如果有的話）便是如此。這是一個謎，如果說我有關於它的“信仰”，那並不在於我有任何對於來生以及相關事物的存在性（或不存在性）的“信仰條文”，而僅僅在於我有這樣一個簡單的確信：那就是，事物按它們所是就是完美的，這包括關於死亡的一切，關於誕生的一切，後者與前者同樣神秘。然而，很長時間裡，我將“衝突”從一些事物中排除在外--我把它看作存在協奏曲中的一種“錯誤”，一種不可接受的瑕疵，一種頑固瘋狂（甚至令人厭惡）的“瑕音”。但，在我最終獲得了對衝突的多多少少親密的體識，而非浪費時間假裝與之鬥爭之後，我與它的關係便被深刻地轉變了。

(135)

...那十五年中，我固執地追隨著我心中一種對理解的激情，追隨著它呈示給我的前進方式，不論它是否是“有利的”（按照或這或那的標準），抑或它是否將被外界承認。每次開始，這種前進方式都由一個或者好幾個強烈的原初直覺構成，而我將它們視作堅實可靠的牽引我進入未知的線；這之後，如果換個說法，隨著未知逐漸展露自身--彷彿頑石在切割下被“感知”--我身不由己地，開始建造房屋，有的巨大的不那麼大，但都適於居住：它們的每個隱蔽角落與縫隙都命定成為歡迎眾人且被眾人熟悉的地方。門窗沈著地打開，關閉時也不會吱啞作響，屋頂緊嚴煙囪通暢。它不必是巴黎聖母院，也沒有“偉大定理”隱藏於每個籃框--祇是房屋必須被建造，而，我建造了它們，以供居住。我在建造中感到喜悅，我把它們建得美麗而寬敞。我深知，我所做的工作，不論孤獨抑或有人同行，必須被做，且每時每刻，我都盡我所能做到最好。

五十年代在Bourbaki群體中，我發現的也是這種精神，它讓我感到自在，像在“自家”，即使我們有背景和文化上的差異，即使我有時也遇到過困難，這我已在別處說過。至少在那時，又一次，在那裡，我發現一種“服務”精神。服務，為一項任務，更進一步，為他人，為那些與我們一樣渴望理解一切事物，且渴望理解得徹底深刻的人。這“服務”並非以嚴厲的責任或苦行的形式存在，而是從內在需求中自發而欣悅地升起，表現著聯繫了這群人的一種共同的東西。

我在Cartan的討論班中看到的也正是這種精神。那裡，眾多法國數學家第一次磨礪羽翼。之後（六十年代）我自己的討論班（被稱作SGA，“Séminaire de Géométrie Algébrique du Bois Marie”）上也是如此。...它們存在的理由，說實在的，我看到兩點。這些討論班的作用之一--與Bourbaki的目標類似--是整理出容易接近的文本（我的意思是，基本完備）並將之提供給所有人，是以詳盡的方式發展重要而難於接近的主題（*）。這些討論班的另一個作用，是為有動力的年輕研究者--即便他們不是天才--提供一個場地，在這裏，他們能學到關於重要進展的數學手藝，能接觸到顯赫而友善的數學家。學到手藝--也就是說，能投入工作，並藉此找到嶄露頭角的機會。

(*)

“難於接近”，要麼是因為這些主題未被完善地理解，要麼是因為它們祇為少數幾位開拓者所知而處理它們的零散出版物祇能給出對於它們的不充分的描述。

...

關於“時代精神”，我在這裏盡我所能想要說明的方面，是那對服務態度的蔑視[discrédit]--我在向之收束的各種跡象中感受到這種蔑視，它對我來說就是個顯然的事實。每個人都可以試著否認它，正如他們可以自己檢視並證實它。我在這裡的目的不是向猶疑的讀者“證明”它，而是去抓住它的含義。

...

【討論原因】

...另一個原因...與一種在擁有且控制科學“信息”時的專權排外[exclusivité]態度有關，這種態度在科學“機構[establishment]”中很常見，它彷彿在科學“團體”中確立了一個通過神權獲得統治力的種姓。

(144)

【關於一種內在的潛在的未被顯意識表達的“懷疑”】這懷疑是一種隱秘確信的頑固信使，後者也同樣處在未被明確表達的狀態，或者甚至比懷疑更深刻地掩藏著：這是一種對根本的、不可挽救的無能的隱秘確信。...

我知道，這隱秘確信本身，不論是我朋友還是別人，都像是一個感知的影子--對一種確實存在的“分裂”的感知，對所遭受的因他自身的默許而一直被保存被維持的“截斷”的感知。不過，影子並不能重構它所來源的感知，這感知本身，如一切感知一樣，是有益的--影子其實更像是這感知的形變且巨大的誇張模仿，感知的稻草人形式。而造成形變並使之無法辨認若此的則是一種恐懼--恰恰是那與這感知建立聯繫的恐懼，那允許這感知從它一直被壓鎮的深底浮顯的恐懼，那承擔起卑微現實的恐懼--而恐懼本身就是這現實的忠實反映。

與這被懼怕的感知建立聯繫，去感知，去以完滿意識審視這最底層的躲閃的現實--其中的真正含義是：重新與我們中那“整個一生都以為丟失、死亡”的部分（不管我們稱之為“力量”或是“孩子”）重新建立聯繫。因為，無疑正是這力量--這童年的力量--而非其他，是我們能夠承擔起對我們內部分裂、截斷、癱瘓部分的感知。而去承擔，還意味著與另一種感知重新建立聯繫，它處於截斷之前且更為關鍵：那本原的，對位於我們之中的“力量”的存在性的感知，這力量既非肌肉，也非大腦，而包含二者。

對這“力量”，這創造性力量--它是我們真正本性中明顯而不可摧毀的一部分--存在性的感知，是通過對無能狀態的發現和謙遜接受重新獲得的（無能也通過接受而消解），這看起來很奇怪。對無能狀態的感知覆蓋、隱藏了那更深層掩蓋著的對我們創造性力量的感知。前者就像是讓我們通向後者的鑰匙，它們不可分割，彷彿同一感知的正反兩面（*），彷彿同一恐懼的兩個對象。

我說掩藏在我們每個人中的“力量”，這完全不是抽象或模糊的，不是“哲學家”--或者有哲學傾向的心理學家--的微妙詞藻。正是這力量讓你能像孩子呼吸一樣“做數學”（抑或“做愛”...）--也就是說，不用謹慎地把自己限制在前人的餘波中，不用不斷應用他們的動作和技藝（或者陳詞濫調...）；也正是這力量給予你勇氣和謙遜，不論是在你自己的房屋中或是在他人的房屋中，你能直言不諱而非指鹿為馬 [prendre des vessies pour des lanternes]，即便你因此要反抗最堅實的共識，或者反抗你自己最根深蒂固最鋒利的內部機制。（**）

我想到的第一個例子就涵義豐厚--熱愛榮耀的年輕（或者不那麼年輕的）研究者一定足以因之而心跳加快。誰不想成為一個剛剛在萌芽階段的科學的無畏先驅呢，成為所有教科書中顯赫的人物，像開普勒，現代天文學之父！但，當（像開普勒以及其他那樣的）需要頑強地紡織自己的紗線的時候，孤獨地，不問一切地（甚至是鄙視或惡意），三十年甚或僅僅一年--人們突然就一個不剩了！人們願意進入教科書--簡單地說，與偉大者同在--但人們又害怕孤獨，即便僅僅一年甚至一天。而那能“感知”體內力量存

在性的人（這感知無需任何明確的陳詞，不論對他人，還是對自己...）--他也知道到自己是孤獨的，孤獨不使他焦慮。至於他是否會進入教科書則是他最不擔心的事了--特別是在他工作的時候。

開普勒，在他的工作在他的科學中“反抗最堅實的共識”，事實上，那是已確立了千百年的共識。在他的時代（那時宗教裁判所仍然存在），這比現在更加不便：現在你可能失去工作，或找不到工作，但沒有結束在火葬堆裡的風險。回到開普勒，我不知道他在平日生活中怎麼對待“最堅實的共識”，或許他不表現出來，像其他人一樣。能確定的是，今天，正如過去，正如自古以來就是的那樣，祇有很少的人願意偏離這些共識，即便是偏離一根髮絲的距離。或許原因從來都是一樣的--對孤獨的恐懼，這是人類深層而普遍的需要的反面：對贊成的需要，對得到他人確認的需要（即便僅有一個人贊成他、確認他）...

（*）

自然，在這個圖像中，“正”是對無能、不可靠、“分裂”狀態的感知，而隱藏更深的“反”，是對我們不可分割的本性和創造性力量的感知。這些年中我一次又一次地發現，這掩藏更深的“反”才是最強烈的恐懼和最激烈的否認的對象。讓人們憂心的，並非那我們熟悉的無害的訓練有素的“博學”猴子的狀態，而是那按事物的原本所是感知它們，以它們的名字稱呼它們的孩子的天真，他循著他的感覺做事、說話，他不因與“人們”對他的期待不同而羞愧。

（**）

（16 December）每個人內部創造性力量、更新性力量（或者說，“孩子的力量”）的作用，可以從它的果實中辨識，來自雙手或大腦的工作，也來自日常生活與他人、與周邊存在體和物體間關係的狀態。我一次次注意到，日常生活中的創造性遠沒有“工作”（傳統意義上的--也就是說，可觸碰的創造性“作品”，來自手或腦）中的創造性普遍。

一個人生命中持續不斷的創造力的存在性，是他與他內部創造性力量不斷的“聯繫”的標誌，不論這聯繫多麼不完整多麼不完美。它與簡單的“天賦”--並持續不斷投入精力利用該天賦--有區別，後者體現在重要程度不一，受到或高或低”評價”的作品中，但作品本身並沒有創造性的特質[vertu]、更新性的特質。

在我的智識探索中，特別是數學工作中，伴著有限[modeste]的“天賦”（但極大的投入），我覺得我與內部力量的“聯繫”--換句話說，我對它自明的深刻的感知--幾乎完整無損。也可以說，在我生命的這個領域（當然，於整個生命而言是非常不完整的），我多多少少以我全部的（創造性）能力“運行著”，幾乎沒有任何因為通常的“摩擦效應”產生的能量漏損、偏離或阻隔。這種“摩擦效應”中最常見一種是膽怯，它常常使我們聽不見內在的告訴我們該做什麼的聲音絮語，且恰恰是在它教給我們“新”事物的時候，也就是，當它引導我們踏上祇有我們才涉足的小徑的時候。這種抑制在我與數學的關係中幾乎是不存在的（並且好像隨著年歲月流逝而愈發如此）。但它存在於我生命中的其他部分，正如其他人一樣，並且恰恰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之中。

(150)

發現的工作...彷彿一個用力將犁把握在手中的人，犁頭是優質的鐵，被一對有力而穩健的牛拉著，他緩慢但踏實地向前，一溝接一溝，土地緊密粗糙而富韌性，在優良的犁鏵下是溫順的，犁鏵精細地犁開土地，不緊不慢，土地被穿透，翻起，棕色條路寬闊塵土瀾漫，重又展現在日光裡--那強烈繁盛的地下生命。腳步緩慢，土地廣闊，每條掘出的犁溝在未耕種的大地上都彷彿留不下一絲痕跡。但，在一天的終點，一溝接一溝，土地開墾，勞作者滿足地往家走去：於他，這一天不是荒廢的。痛苦與愛是他的播種，工作的愉悅與那在每條犁溝終點和長日盡頭的滿足是他的收穫與回報。

(153)

【工作的重要特質】或許這之中最重要的，是一種謙遜：它讓你看到（並描述出來，不害怕看起來愚蠢與否）極其簡單，極其幼稚的東西，別人還從未願意屈尊關注的東西。如果我否定我的這種天然傾向的話--而它不幸並非是能使所有人高興的--我的大部分工作、我最有才華的學生的大部分工作，都不可能寫出。這種習性（或者“傾向”）很緊密地與另一種習性相關，且沒有後者它的影響將受到極大限制。那就是，已經提過的，一種謙遜的態度，“服務”的態度：為了精細而全面地感知、描述這受所有人蔑視的新事物，不覺得自己的時間過於珍貴，如果需要，願意花費十頁紙（而不是滿足於兩行，好像在說：就是它了--你高興如何就如何吧！），甚至萬頁紙；願意花一整天（雖然不缺別的許多任務做...），或者，如果必要，整個一生。

當我提到要被發現的“新世界”時（或許口氣略帶傲慢），我所指的正是：去看到去接受那好像渺小的事物，帶上它，滋養它，九個月抑或九年，不論多久，孤獨地（如果必要），然後，看它茁壯而生機地發展、開放、激發、受孕。

(154)

不論是數學工作還是關於我生命的沈思，我提到的那種“不適”一直是理解還不完美的標誌。不祇包含對正在做的未完成的工作的理解，也包含對之前已經完成的工作的理解。事實上，這種不完美並不在於對思考的不同階段以及它們時間順序的記憶程度（對數學思考來說，這是相對次要的，因為關注的對象是一個數學情境，它無關於考察它的人的心理特徵，無關於這種考察的漲落起伏）。在我看來，這不完美標誌的是一種統一性的缺乏，是對思考的各個階段中孕育的對各部分理解的不充分的整合。在被整合進一個全局視野而互相映照之前，這些對各部分的理解本身也是不完美的，甚至是假設性的。再用一次拼圖的比喻，對未知事物的探索就像拼一個拼圖，它的拼塊並未事先給定，而需要在工作中被發現。並且，每個被發掘的拼塊起初都祇有模糊近似的形態，甚至與“正確”而未知的形態相比是極度變形的。思考的“局部”工作在於一個個發現拼塊，主要借助對所考察拼塊或其他（鄰近）拼塊內部諧和性的估測[supputations]。但這些拼塊中的每一個都祇有在被組合進那尚未知曉的作為它們起源的全局圖像時，它的真正本質和精確的最終形態才會顯現。我所提到的“不適”提醒我，面前有著許許多多完全被發現了的拼塊，模糊而不成形地對在一起，而現在是將它們最終拼在一起的時候了--或者說，如果它們已經多多少少被拼在一起，那麼它還是殘缺的，傾斜的，應從頭再拼的。要找到恰當的拼法，我發現一個個拼塊的時間順序無疑常常是次要的。但，為了看到拼塊們最終果真組合在一起，將它們一個個拿進手裡

(以工作時自然的順序)--內心知道它們一定能組合在一起且每一塊都在等待被放進它恰當的位置--這，不可否認地，是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階段。

(157)

【關於“沈思”】這種工作不斷地反推著慣性的洪流--鉛製眼皮的慣性！當然，在那眼睛完全睜開清醒的時刻，無需沈思，無需費力工作：祇要去看，去看到，就夠了。但這些時刻是稀少的，與其坐下等待，我更願意主動，工作笨拙或“遲緩”不是我所擔心的。工作也許緩慢，有些時候比正常進度更緩慢--但它從不停滯，從不反覆打轉。祇要有被真正慾望驅使的真正工作，就會有進展：一些事情被做成，漸漸有了形體，被變幻，此刻難以察覺，下一刻又清楚地展現在眼前... 有時候，無形體無輪廓的半明半晦中笨拙而執拗地前進，幾小時，幾天，甚至幾月幾年，在終點，奇蹟發生：盲人能見了！而他見到的，不是飛逝的一瞥--它立刻消失彷彿從未存在，祇在記憶中留下平淡痕跡--而是一種在黯淡勞作中誕生的感知，一種全新的感知，它屬於我們，親密地，彷彿我們所愛的事物的味道。

(158)

當我昨天不帶任何假意謙遜地寫道我不理解剛才提到的“事實”--那無關任何仇恨的對毀滅的渴望，這完全不是說我對此沒有想法，正相反。我有的遠不祇是一些“想法”，我甚至有對它們的強烈的直覺。這些直覺的誕生所是我的生命：充滿近乎毀滅性的矛盾衝突，彷彿無盡的風暴狂飆在冬日寒靜的大地上，粗暴地剷除一切該被剷除之物。但大地在靜默中等待，於它，一切都是孕育。當春天回歸，躺倒的巨大的死亡的樹根中，漸有激烈的生命湧動，而下一個春天（抑或同一年），我們已能見到花草繁盛。

(160)

我不覺得我屬於任何宗教教派。因我父母收到的教育，我直到十四歲都是個無神論者（且稍有反宗教傾向）。我的自然科學老師的一次關於地球上生命演化歷史的精彩講座讓我理解到--毫不懷疑地--宇宙中存在一個創造性的智慧精神。這個理解自此就祇留在智識層面，它在我之後的成熟過程中不斷擴展細緻，在我1970年離開數學界後同樣如此。

...

...如果我問自己，他【Fujii Guruji】的什麼方面最吸引最打動我，我看到好幾個方面。最明顯的是一種內在的愉悅。這種愉悅彷彿從他作為個人的統一性中自發流淌而出，或者不如說，從他對自身的忠實中流淌而出。你感到，他是快樂的，因為一生中他都毫不猶疑地坐著他覺得自己必須做的事。在我看來，他並非毫無矛盾，但模糊不確在他之中是不存在的。我未能理解他一些行為或保留的意義，但我從未對他完全的正直有過任何懷疑。...

我還看到，他是孤獨的，而這孤獨並未使他負擔。這是他自然的狀態，也許一直如此。這種孤獨，這種正直，這種對自己的認同，在我看來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這同一事物的另一個方面是那種力量--無

涉暴力的力量，且不在乎是否是或顯得是“有力的”。...那是太陽的力量，祇是做它自己就已足夠在周圍創造力場，創造行星運行的軌道。

當然，這力量我在收穫與播種中已提及多次了，它是存於我們之中的“那個力量”...它存在於創世中的每個生命體...

(162)

我很清楚，這“突然到來的確信”...完全不能免除我從各個部分、角落審視這新的直覺的任務，它剛進入我意識的聚焦，四周上下還彌散著從迷霧中顯現所帶來的混沌光暈。相反，這任務正是我首先要完成的，而我已經能看到一系列湧起的新問題，既有關於這些情況的特殊問題，也有更一般的。如果說這草率的“確信”中包含任何確定性，或者說，包含任何確定的對事物的感知的內核，那，它所告訴我的根本不是我對這確信的陳述是“真”，是“對”（在做保留性的、重要的調整之前）；而是，我已觸碰到一個（對我來說）新的、關鍵的事實，且一個對這種暴力的新視角已被建立。至於這新事實和新視角的精確細緻的涵義，以及確切的範圍，或許還有未能預見的它的拓展和影響，祇要我投入所需的精力工作，它們就一定會顯現。這種剛剛出現的“感知”首先告訴我，進行這種工作的時間已經成熟，我要更深地進入對這種暴力--至少是那“無理由的暴力”--的理解之中；它也告訴我，我將投入進這項抵達所浮現事物根底的工作的每一小時每一天都會讓我更深地透入這種理解。這新的、關鍵的事物浮現的感覺（雖然它仍然是彌散而不精確的），這能夠更深地透入對它的理解的隱秘的確信，從未誤導過我。如果說在我的研究中有過一個關於向什麼方向“投入”我的精力的確定的嚮導的話，那就是這有新事物浮現的感覺，是這告訴我們深入這“新”視界、去感知它的成熟時機的隱秘確信。

這並不意味著祇要將我自己投入某一方向去感知事物的時機成熟我就一定會投入其中！在我把全部精力投入數學的那些日子裡這也不可能。那時，我漸漸發現我同時有十塊、百塊鐵在燒著！在沈思或者說自我發現中同樣如此。但，顯意識的工作中，我們祇能同時做一件事（不過這已經不錯了，如果我們確實認真去做的話...）。而可以肯定的是，因為潛意識的神秘機制，鍛造“百塊鐵”中的一塊就能對其他每塊或至少是幾塊產生益處--它能“預熱”其餘的鐵，讓它們--當我們轉向它們時--更易於接受鐵鏈在顯意識鐵砧注視下的擊打。當然我們仍需要知道，起始時如何從一百塊鐵中選擇“正確的”那塊--能在錘鍊塑模中推進其餘正預熱起來的鐵塊的錘鍊的那一塊。

(*)當我寫下這些文字時，我也想到了我在1968年Bombay研討會上提出的關於algebraic cycle的“標準猜想”。它們，連同奇點消解，在我當時看來（現在同樣如此）是代數幾何中最焦灼的問題之一。發現這些猜想時，我清楚地感覺到“一個新視角已被建立”，這裡是關於algebraic cycle以及它們與Hodge理論和Weil猜想的關係的新視角。最讓我震撼的是，我能看到一條“完全幾何”的通向Weil猜想的道路，“完全幾何”，意思是，無需（至少表面上）借助上同調理論。

像我在別的地方已經寫過的那樣（...），這個“新視角”以及它涉及的範圍完全獨立於它是否最終被證明為真或假（而這要到未來才知道）。一個猜想，對我來說，不是一個（或輸或贏的）賭注，而是一種探索--不論結果如何，我們永遠是“勝利者”。意思是：我們總能獲得認識的更新。（...）即便假設猜想結果是錯的，我也已經能看到它的兩三個“不那麼樂觀”的變種，它們細化了原來的猜想，而其中最弱的版本幾乎就等同於一個域上semisimple motif“尚好的”理論的存在性。

“他是什麼比他做了什麼更令人著迷。”——勃蘭兌斯《尼采》

一門藝術的藝術家，有學識淵博基礎堅實以前人之經驗對付一切阻滯並前行者，也有憑一己之真誠熱情以天真與自然之力爐火純青而完成者。前者人們稱音樂家文學家哲學家數學家等等，後者則任何專門稱謂都是不合適的，他們彷彿一個獨立的存在行過專門的藝術，對音樂文學哲學數學祇是行過，他們的完成就在他們本身。可稱他們為藝術家、廣義的詩人。“瞧！這個人”。歷史上，前一類不乏其例，後一類則如新星：稀見，孤獨，耀眼，迷人。他們為所經過的藝術帶去祇有他們才能帶去的啟示，他們以他們所是而行進，而完成。

這樣的星，落在哲學裡就如尼采，在數學裡則如格羅騰迪克。彷彿同一人，時而如音樂家思考哲學，時而如文學家思考數學。

生長的模式：感受之豐富，遏止不住地創造，寫。思想凝成文字，詞句帶出思想。純淨的思維，寫下的是那一刻之所信，即便所信的是對前一刻所信之不信。

世界太大也太小，因每個微小的細部在他們眼裡都無窮地豐茂，因他們時時刻刻創造著屬於自己的無窮。

哥德堡變奏曲沈寂幾百年，古爾德憑一己之力使之風靡，巴赫有沒有這個意思呢？不重要，不重要了。是巴赫的變奏曲，是古爾德的變奏曲。發現還是發明？答：發現就是發明。

T.Z. 28/07/22